莫拉维哲理寓言诗巡礼

——兼谈苏菲文学风格

何 文 林

人类中古时代宗教盛行，宗教文学也随之兴起、发展，出现了欧洲的教会文学，印度的虔诚教派文学，中国和日本的佛教文学等等，而在西亚则出现伊斯兰的苏菲文学。苏菲文学是伊斯兰苏菲教派的产物，源于阿拉伯的地区，开花结果却在中古波斯。11世纪之后波斯出现了苏菲文学，随之稳居文坛一方，随苏菲教派的发展，不断发展、扩大，至直12世纪达到繁荣的局面；先后出现许多重要诗人，其著名的是萨纳伊(1080—1150年)、阿塔尔(1145—1229)，莫拉维则是它的“集大成者”。

莫拉维(1207—1273)又名鲁米，生在波斯境内，父亲巴哈丁·瓦拉德是苏菲教派的神学家，原是当地王朝的官员，后因蒙古人入侵作乱，为避战乱兵荒之灾，携家迁徙，转辗来到叙利亚，在塞拉尔王朝下作一名教职人员。莫拉维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渡过的，他饱尝了兵荒、避难之苦。以后他在著名的神学家指导下学习伊斯兰教理。25岁时，父亲病故，遵从导师的指示，外出游学，先后去过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地，进行苏菲教理的研究 。回家之后继任父职，继续从事宗教研究和宣教活动 。1239年他与游方僧夏姆斯·大不里兹相遇，深受其影响，拜其为师。这使他思想、生活发生了转变放弃原有教理观念，从事新教理的研究和创立，放弃了教职。数年之后，一次动乱之中夏姆斯·大不里兹失踪，他下定决心完成导师的未竟之业。从此深居简出，与外界隔绝，专门从事苏菲教派的理论研究和著述。他一生著作甚丰，是一位博大精深、谙熟各种学问的学者。著作既有专门教理之作，也有文学作品。以他导师命名的《夏姆斯·大不里兹》抒情诗集和六卷集的哲学寓言诗集《玛斯纳维》最为著名，前者有三万余行，抒发了对真主的神秘、虔诚之爱；后者则有二万余行，用二百多篇的寓言来阐释苏菲教派的神秘主义教义。这两部巨著是莫拉维的文学业绩，是苏菲文学的两座丰碑，也构成了中古波斯文学史上的两大奇观。它们使莫拉维名垂青史，在诗坛上与菲尔多西、萨迪、哈菲兹[①]齐名，成为波斯文学的“四大支柱”之一。

从莫拉维的一生来看，他主要是一位宗教神学家、改革家，文学则是他宣传、阐明教理的手段。他成为一代文人、大诗人，是与之所处的时代、宗教、文化背景深刻关联的。他从事宗教活动正是在苏菲文学欣欣向荣的时期，苏菲教人都采用诗歌诵唱手段表达自己的宗教思想和情感，这种宗教文化氛围大大影响了莫拉维。就他个人经历来看少年时代随父迁徙，曾拜见过著名的苏菲诗人阿塔尔，阿塔尔送他一部手抄本的长诗《阿斯拉尔书》，这是老诗人对一位年轻学子寄以的厚望。确实，莫拉维继承了先辈诗人的传统，使苏菲文学发扬光大，达到了顶峰。他说：“萨纳伊是眼睛，阿塔尔是心灵，我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

们追随的是他们两人的传统。”

莫拉维文学的奇观，就其本质来说，是他诗作充分体现了伊斯兰的宗教性。鲜明的宗教性是他与齐名的三位大诗人异曲不同之处，他的代表作哲理寓言诗集《玛斯纳维》被誉为“苏菲知识大全”、“波斯文的《古兰经》”。歌德说过：“他五光十色。他论述小故事、童话、寓言、传说、轶事、事例、问题，其目的在于使他的神秘学说得以流行……”（《注释与论述》（《外国文学研究集刊》第13辑，314页，1988年9月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）。

现实性与平民品格

《玛斯纳维》是一部阐释教义的诗歌巨著。正象歌德所说，广泛采集了长短不一的寓言故事。它们来自不同地区和民间，生动有趣，含蓄深刻，极富有文学、美学的价值。正是它们吸引了读者的兴趣。在寓言故事之中，那些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，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的寓言更为醒目，启迪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。《戎哈和孩子》是篇短小的寓言，也可以说是一篇街头即景的速描。少年戎哈死了父亲去送葬，他感到父亲死后埋葬在“地府之邦”（坟墓）是令人心酸、悲伤的：

那儿从不见一丝儿光线，
那儿没有垫子，也没有地毯！
那儿没有火上沸腾的薄羹，
那儿夜无灯烛，昼无食粮！
那儿没有屋顶，门窗、天井，
那儿没有朋友，也没有好近邻！
住在那阴暗的屋子里边，
啊，你将多么地不幸可怜！

（宋兆霖译）

他在悲痛之中，突然感到父亲死后的去处竟然和自己的家一样，所以他惊惶发问：“爸爸啊！……他们定把死人送到我们家！”戎哈是伊斯兰地区中传说的少年，他以头脑简单、不善思考而闻名，诗中巧妙地利用他的单纯、憨直，他的直觉之感与直言的吐露，把穷苦人的家和死人的坟墓联系在一起，揭示了穷苦人生活的真象。最后由父亲的回答给他点破迷津：“傻瓜！……是啊，这些特征我们家一点不差！”“全同我们家一样：没有垫子，没屋顶，没食粮，没有毛毯，也没有天井！”父亲的回答是画龙点睛之笔，象千钧重锤，直落平地：穷人的家就是坟墓。故事以善意的幽默，戏弄戎哈思想简单、头脑不灵的弱点，但是在表层幽默喜剧形式下，透露出沉重的生活悲剧，以喜剧形式蕴含悲剧内容，正是诗歌美的价值所在。

《受惊的市民》也是一篇矛头直指黑暗现实的诗作。一个惊惶的市民跑到一家躲避，主人相问，市民回答是因为国君要捉一批驴子；主人不解，市民又回答：“他们（官吏）捉得真卖劲！说不定，我也有被捉的可能。”他最后说：

由于过分卖劲他们失去了理性，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

是真是假他们全都分辨不清。
暴虐之君穷凶极恶成狂，
竟想抓人作驴子顶上。

（宋兆霖译）

与《玫哈和孩子》不同，最后由惊惶万状的市民自己道出“苛政猛于虎”的现实真象。

除此而外，还有寓言写到穷人为生活所迫，铤而走险，做出越法之事（《被偷的驴子的故事》）；反映强盗成群“洗劫财物成风的恶俗（《卫兵的喊声》）等等。可以说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灾难深重、民不聊生、暴政横行的黑暗现实，它们确实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这些直指现实生活，与生活贴近的寓言诗虽在《玛斯纳维》里，并不很多，但是它们鲜明的现实倾向，使它们具有平民性格。不管诗人对这些寓言故事做过何种宗教性、哲理性的说明，但是他毕竟用自己的艺笔对现实生活做了实录，闪烁出文学的现实主义光彩。诗人一生从事超俗的宗教活动，然而他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现实之中，多灾多难的社会生活会透过宗教神秘的云雾，流露在诗人的笔端；诗人也曾有过迁徙避难的少年生活，这种生活经历的体验深深沉积在他的内心深层，会不时地驱使诗人的笔锋，写下残酷现实生活的真象。

莫拉维富有平民色彩的诗作也是苏菲文学的重要特色。苏菲教派虽是神秘主义教派，可是它发源于民间，它的形成是当时庶民不满上层穆斯林的腐化、堕落、奢侈而提出克己、做功、禁欲、内心修炼的教义主张而自发组成的。产生以后，“它继续以民间信仰的形式活跃在穷乡僻壤和边境地区，尤其是在异族（十字军和蒙古人）入侵、统治和征服时期，它成为传播伊斯兰的主要社团。”（《伊斯兰教文化面面观》，110页，齐鲁出版社，1991年10月）长期在民间传播与发展，铸造成苏菲教派的平民品格。因此，从庶民的目光观察、认识一切，体现庶民的思想、愿望和利益往往会在苏菲教派的神秘主义教义和文学中闪现出来。从莫拉维的寓言诗中，可以窥视到这种倾向的端倪。

宗教性与象征诗艺

苏菲教派的宗教思想神秘、复杂而深奥的，它的初期，尚未系统化、理论化的时候，主要是倡导神秘的爱的教义。它主张教民对真主是虔诚的爱，热情的追求，而不是敬畏和奴性的服从，强调了教民的主观意向和能动精神。这种宗教观念被称为“神爱论”，它更新了伊斯兰传统的宗教思想。后来苏菲教派进入了理论化阶段，吸收了基督教的“灵魂说”、佛教的禅学思想、希腊的新柏拉图主义等的思想，出现各种教理学说，有“天启论”、“神智论”、“照明论”等等；虽然理论观念各异，但是把初期的单纯对神的虔诚之爱，变为对神的理性的信仰和追求是共同的。它们认为真主是宇宙的本原和主宰，是真知、真理、智慧和光明的化身；每个教民也潜在有真主的神性，只有净化灵魂，修炼内心才能充分发挥自我的神性，充分沐浴到真主的神光，作到人主（真主）合一。无论早期的“神爱论”，还是后来的各种玄学思想，它们具有一脉相承的通性，即强调个人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

心灵与神的直接沟通，突出个人的灵魂作用和直觉的体验。

莫拉维的宗教哲学思想也是十分复杂的，可是作为一位苏菲教派大师，苏菲文学的泰斗，他主要继承了苏菲教派的观念，强调“神爱”、提倡内心修炼，直觉感受真主的神光等等。《玛斯纳维》就是诗人用生动的故事来阐释苏菲教派的玄学思想的诗作。在《有关哈里发问蕾丽的故事》里，他利用家喻户晓的一段优美动人的梁祝殉情——蕾丽和马季浓的爱情故事[2]，由哈里发提问，蕾丽作解答，把青年男女生死不渝的爱情寓意为教民应对真主有虔诚之爱，而且还要虔信不已，坚持修炼才能得道。诗歌最后结论：

心灵不洁，心术不端，
无日修道，何能升天。

（王家瑛译）

故事原来的爱情含意，诗人以宗教思想加以理性的观照，使它成为一首宗教训戒的寓言诗。诗中蕾丽对哈里发的答话：“陛下三思，陛下又岂是情痴的马季浓！”甚有深意，它具有双关的两层含意：一是在爱情层次上，突出马季浓对蕾丽的爱执着、纯情，他投入了全部感情，成为痴情汉，而国王却缺少这种如醉如痴的狂热情感，不能与马季浓同日而语；一是理性寓意的层次，马季浓在诗人笔下已是虔诚的化身，而哈里发则是个终日忙于时务的世俗之徒，因此要达到人主合一，必须加强精神的修炼，心灵的纯化。诗人用人们熟悉的爱情故事，浅显明了地阐明了苏菲教派的深奥哲理。

另一篇著名的寓言诗《罗马人和中国人》，故事是讲国王请画师作画，中国人和罗马人都夸耀自己作画的才能，国王开辟两间大门相对的画室，中国人挥汗用笔，画出一幅巧夺天工的美丽的图画，得到国王称赞。罗马人更胜一筹，把画室的墙壁打扮得洁净如镜，可以映照出对方的绘画和人的活动，更为精彩动人，引得众人“惊异”、“赞叹”。这篇寓言是民间颇为流传的故事，许多诗人采用它作为自己诗的内容（如内扎米[3]《亚历山大书》中也写到了这个故事）。故事原来既赞美中国人的画艺，也歌颂罗马人的智慧，他们平分秋色。但是莫拉维出于苏菲教派的观念，有了新的艺术选择，抬高罗马人的智慧，贬低中国人的技艺。诗人指出：

罗马人就象苏菲信徒呵，老兄！
不变功业，不慕那柳绿花红。
他们慢慢地洗净自己的内心，
心中无欲无念，不贪不恨。
把心胸磨洗的有如一面明镜，
那明镜可以照鉴无限的世态人情，
心境既明，味与色就全然摈弃，
领略到的是坚定的信主的真谛。

（张鸿年译）

白洁如镜的象征，心灵纯洁无暇的阐释，不仅说明了苏菲教义，而且强化了诗歌的哲理性，使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含。

《修辞学家和海员》也是一篇著名的诗作。修辞学家乘舟度水，狂妄自大地认为不会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

语法的海员是虚度人生。船遭水害，他不会游泳，落得葬于鱼腹的下场。这则寓言内含深刻，讽刺和指责了修辞学家的狂妄、愚蠢，只尚空谈，不务实际，提醒人们自谦、克己。诗人还赋予了修辞学家新的含意，他只徒其表，不顾实际，最后死于水底，影射那些只重视烦琐的教义和仪式，不重视内心修炼的穆斯林虚伪之徒。《葡萄的故事》这则寓言讲四个来自不同国家、民族的人，他们得到好人的施舍，有了一块钱，他们要买葡萄吃，但是语言不同，互相争执，以致斗殴，身受其苦。诗人不胜感叹，如果有位通百语的智者，说明他们要买的是同样的东西，会使他们和好如初。“语言不同就会带来战争，我的语言：团结、安定、和平。”这里不同语言是一种隐喻、暗示，它所指的是信仰不同；因此，诗人所强调的是信仰的一致。有了共同信仰才能和睦相处，达到“团结、安定、和平”。诗人对寓言作了宗教哲理性的深化。

深奥的宗教玄学思想和通俗易懂、浅显明了的故事相结合，这是世界宗教文学的共有通性，从古老的宗教经文到后世各种阐释教义的文学典籍，大多采用这种创作的模式。苏菲文学也不例外。然而它与其他宗教文学相比，更为突出了宗教的玄论。往往超越作品表层的含意，重新赋予深奥的宗教哲理。为了达到阐解教义的目的，苏菲文学则常常运用象征、暗示、联想的艺术手段。莫拉维前辈诗人阿塔尔的《鸟的逻辑》利用“大鹏”和“三十只鸟”在阿语之中读与写的一致，构成了玄妙的诗作，诗中象征、暗示、联想达到了绝妙的佳境。莫拉维也是如此，在文中列举的寓言诗中，人物、事件以及各种形象都有独特的抽象含意，有着鲜明的象征色彩，激发读者作出宗教性的联想。苏菲诗人运用象征性的艺术手段不光是阐明教理的需要，同时也是苏菲教理观念之使然。苏菲教理强调人主合一，内心与真主的直接沟通，直觉的感受。这种静修内观往往产生难以用言语名状的体验和思想，所以用象征的形象暗示、表达。因此苏菲文学的神秘性、象征性、直觉性在它的抒情诗中充分展现出来，那么在其它的故事寓言诗里也有所体现。

哲理化与生活情趣

《玛斯纳维》还有许多富有人生智慧的寓言诗。它们情趣盎然，生动别致。《聋子探望病邻》是篇完美的作品，聋子怕众人的议论，要安慰重病的邻友，又觉得听不清病人的说话，只好根据经验予先想了一套安慰病友的话，可来到病友家之后，却作出了与他愿望完全相反的事情，安慰成了诅咒：

他微笑着走进他的住房，
问道：“啊，朋友，身体怎么样？”
“我就要死了啊……”病人呻吟。
“谢天谢地！”聋子连忙答应。
听了这话病人哆嗦不停，
嘟囔地说：“他是我最凶的敌人！”
聋子看到他的嘴唇在动，
就照自己的意思把话说懂：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

"你吃了点什么？"病人答："毒药！"
"这大有好处！兄弟，应该多吃！
不知你请了哪一位医生？"
病人说："没请，死神已临门。"
聋子喊了起来："他会带来幸福！"

（宋兆霖译）

聋子认为自己尽了责任，兴高彩烈地想："这下我用好话帮了他的忙。他定会感动得痛哭流涕！他定会一辈子对我感激。"病人却说："他是我的死敌，他的良心无限毒辣，漆黑！"诗歌用白描的手法活脱脱地把一个主观主义者形象勾画出来了，聋子缺乏观察、体验外在世界的能力是主观主义者的基本特点，动机与效果、理想与实践的二律背反成了故事的喜剧效果。聋子的生理缺欠象征了主观主义者哲学观念上的失调，从而寓言故事有了哲理的品味。

《喀斯文人和理发师的故事》也是颇有意义的寓言诗。喀斯文人盛行纹身的风气，他请理发师在他肩上刺上一头"狂怒的狮子"，使自己成为"勇敢坚定的人"。他又害怕针刺的痛苦，让理发师去掉狮子的屁巴、鬃毛和脑袋，最后还有肚子，引得理发师的大怒，把他打发回家了。喀斯文人是一个好龙的"叶公"，他纹身失败的故事从反面给人们以启示："谁的耐心经过千锤百炼，就不会被白昼的炎热烧干"，会得到正果。故事风趣生动，寓意明确。《小商人和倒翻店里的油瓶的鹦鹉》寓言，借用被店主剥光羽毛的鹦鹉和秃头的圣者相比，嘲笑那些缺乏自知之明的浅薄之徒的愚蠢。《园丁的故事》述说园丁在花园见到三个来历不明的人起了疑心，他用假话骗取了三个人的信任，离间三人的友谊，然后个个击倒。诗人指出园丁作恶是源于内心对别人的仇恨和猜疑，他劝告人们要化敌视为友谊，变干戈为玉帛，和睦相待。

这些蕴藉人生哲理的寓言诗可以说是"寓教于乐"的典范。它们有娓娓动听的故事，栩栩如生的人物，简洁生动的语言，深刻含蓄的思想，确实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和智慧的启迪。这种艺术的魅力是来自故事的生活化的品格。它们多数是民间故事，谈的是凡人小事，街头趣闻，与生活息息相关，有着浓烈的生活色彩。它们没有神祇的灵光，没有先知圣者的奇迹，没有厉鬼恶刹，没有奇异的梦幻、仙境和火炼之狱，既便有动物出现，也不过是拟人化的形象。总之，这些故事不是超越人们生活体验的杜撰与虚构，而是充满了生活的情趣，从而增强了寓言诗的可读性和亲切感，引得读者的喜爱。

莫拉维的《玛斯纳维》寓言诗是叙事与思辩、抒情与议论交相辉映的，较为全面体现了苏菲文学的风格、特点，成为后世苏菲文学的楷模，对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。

注：

①菲尔多西（940—1020）被誉为"诗圣"，著有史诗《列王纪》

萨迪（1208—1235）被誉为"诗哲"，著有《果园》和《蔷薇园》；

哈菲兹（1327—1370）著名抒情诗人。

②蕾丽和马季农的故事，流传西亚伊斯兰地区，蕾丽和马季农同窗学友，相爱，遭到女方蕾丽家长的反对，双双痴情而死，马季农被称为"疯人"。

③内扎米（1141—1209）著名叙事诗人，著有《五卷诗》，《亚历山大书》为其第五卷。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